



# 印度人熬夏

余平

最近全国普遍高温，国人对40摄氏度高温直喊受不了，其实看天气热不热不能只看绝对温度，还要看人对热的耐受力。印度人一定不屑40摄氏度的天气，我去年到印度出差时正逢印度的盛夏，温度常有超过40摄氏度的时候，45摄氏度以上才算酷热天，印度最高气温能达到50摄氏度。

印度在夏季简直就是一个大烤箱，大街上能烤熟鸡蛋，行人过马路鞋子会陷进熔化的柏油中。印度人是怎样熬过酷热的夏季呢？这里面还是有学问的。

我一踏上印度的土地就对印度人夏季的着装感到费解，照理说夏季人们应该穿清凉装，可印度男人夏天外出时都穿长袖衬衣和长裤，脚上还套着厚厚的袜子，还有人头上缠着布，脸也裹着。印度女人夏天也用衣服把自己严严实实裹起来，只露出眼睛。最开始我身穿短裤和T恤到孟买的跳蚤市场去淘宝，只逛了一个小时我就感觉裸露的皮肤像被针扎一样难受，回到酒店我发现自己被晒伤脱皮了，火辣辣地痛，经过这番经历我才明白印度人着装是多么富有科学性。

盛夏印度人普遍吃素不沾荤，他们认为那么热的天里吃荤会增加身体新陈代谢

的负担，特别是吃肉不仅让人觉得油腻，还容易上火，热得更难受了。印度人夏天饮食非常清淡，他们喜爱吃苦瓜、土豆花椰菜、烤茄子、菠菜、秋葵、木豆等菜肴，尤其喜爱吃苦瓜，炒苦瓜、咖喱苦瓜、凉拌苦瓜印度人吃得津津有味。在酷暑的印度喝一瓶冰镇啤酒清凉舒爽，清火润喉，而且还可以提神助消化，啤酒在印度价格并不亲民，相对普通民众的收入来说价格昂贵，只是印度富人夏季享用的奢侈品。在孟买能买到的除了喜力、嘉士伯、百威等国际品牌外，还有印度自己的品牌，比较常见的有翠鸟啤酒和ROYAL CHALLENGE等。翠鸟啤酒口感好，我去印度干干时接触到印度企业的一些高管，他们每天都喝翠鸟啤酒，光这一项度夏的开销就不小。印度人夏日里缩减了饮食，通常一天只吃两顿饭，第一餐是在接近中午的时候，第二餐基本在晚上9点以后，有些人把一天三餐改为一日一餐，也就是中午大吃一顿。

降温是印度人度夏的重中之重，许多家庭除了装吊扇外还会加装一个印度独有的降温电器，名字叫酷乐。这种机器外形好似一个百叶箱，三面百叶内加装稻草，还有一面装风扇，底部有一个蓄水槽，蓄

水槽里安放水泵，有水管与水泵相连，通过水泵送水到三面百叶上，将百叶上的稻草打湿，再通过风扇吹出带水汽的风，降温效果还是有的。酷乐的安装方式类似窗式空调，降温原理跟空调扇差不多，孟买也有空调卖，普通的空调售价为15000卢比以上，普通印度人买不起也用不起，销售对象是印度富人，而一台酷乐仅需2500卢比，其用电量相当于一台风扇，显然要亲民得多。印度电力资源短缺，即便孟买这样的大都市夏天停电也是家常便饭。我住在孟买市中心档次较高的酒店，在夏天经常一天停好几次电，房客苦不堪言，但印度电力部门工作效率极低，一停电就是一小时以上，迟迟无法恢复供电，打电话过去常找不到工作人员，即使找到了对方却轻描淡写地说：电力部门的人很多都请假回家了。

这是印度夏季的一个缩影，在盛夏的印度本来热闹的板球场上不见人影，曾经热闹的集市冷冷清清，学校放假，去政府部门办事找不到人，工厂开工严重不足，除了不得不外出，人们都不出门，慵懒地躺在家里冥想清凉。炎炎烈日下，整个印度大地都昏昏欲睡，好像进入了夏眠模式。



# 跟随《基督山恩仇记》游法国伊夫堡

吕传彬

带着我们出海的渡轮缓缓驶出了马赛老渔港，港湾内停满了各式游艇，显得有些拥挤，港口两边伫立着一栋接一栋黄白相间，红色屋顶的楼宇，早上刚下过雨，午后的太阳把马赛港照耀的格外明亮，蓝蓝的海水被汽艇拖出了长长的白浪，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法国大作家大仲马名著《基督山恩仇记》里关押爱德蒙·唐太斯的监狱伊夫堡。

《基督山恩仇记》是部脍炙人口的小说，讲述的是：青年水手唐太斯遭到同事、情敌及法官陷害，被关进了伊夫堡的地牢中，在狱中结识了狱友法利亚神甫，并得到了他的宝藏图。在经历了九死一

生，终于成功逃离伊夫堡监狱，摇身一变成了基督山伯爵，从此展开了他的复仇之旅。

当然这是大仲马丰富想像力下的小说，并非真实故事，然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像我一样的读者粉丝，跟随着《基督山恩仇记》的脚步踏上了伊夫堡。

我们的船一出马赛港，伊夫堡就进入了眼帘。岛不大，一座土黄色城堡式建筑就竖立在岛上。大仲马小说里，唐太斯是在深夜被押上了小船，滑向这里，直到百码之远，看到了如鬼魅似岩石上的伊夫堡，他才明白自己的命运已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，他想要跃入海中逃走，却被卫兵

死死按住，押进了船舱。

我们跟随着唐太斯的脚步，进了伊夫堡的大门，来到了监狱的中庭，这里是整座监狱的最低处，正中间有一口不深的井，井旁一间囚室，走进这个不到五平方公尺的地牢，里面漆黑一片，也许是管理当局刻意要游客体会地牢的阴森，这里面并没有照明设备，四面墙壁是坚厚的石头，囚室内并无一物，藉着外面的灯光，看到了最里面的墙角下有个比头颇大的小洞，通往隔壁囚房。我们转到了隔壁，这是关押法利亚神甫的地方，一样黑蒙蒙的。

墙壁下也有一个大窟窿，借着手机微弱的灯光，看清了这两间地牢间的通道。大仲马在描写这两个被世人遗忘的可怜犯人，他们想挖个通往海边的越狱地道，无奈却阴错阳差的挖通了彼此间的地牢。

出了地牢，我们走上了伊夫堡的二楼，这里有十数间大小不一的囚室，每间囚室都有一个如碉堡射击口大小的窗口，从窗口望去，蔚蓝的地中海就在眼前，窗外的蓝与囚室内的黑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

在法利亚病死的那夜，唐太斯将已入袋的法利亚转移到自己的床上，而将自己悄悄地装进尸袋里。深夜来临，两名护工抬着假法利亚来到了海上坟场，奋力一抛，唐太斯就此落入了冰冷海中，他挣脱了麻袋，拼命地游离伊夫堡，终于逃离了关押他14年的伊夫堡，在找到了法利亚的基督山宝藏后，开始了复仇之路。

我们结束了参观监狱的行程，回到伊夫堡码头，坐在岸边等待着回马赛的渡轮，海水不停地拍打着岸边的岩石，看着激起的浪花，感觉像是唐太斯、法利亚的泪水，听到响起的涛声，又好像是岛上那些受冤屈人在哭泣。



伊夫堡囚室



伊夫堡风光



大海中的伊夫堡



## 台阶上的遐想

(外一首)

柳苏

山有多高，台阶就有多高

张家界登高，始终在弯着腰

天门山、天子山面前

人回归渺小

一眼看去，无数虫子在蠕动

峰顶，做一回瞬间的好汉

又潮水般退下山去

上山走的是台阶

下山走的还是台阶

大山怀抱中的这些台阶

什么样的人没见过

索道 天梯

规矩：从何处来，再何处去

不曾想，意念生出捷径

云雾缭绕中，我乘坐了

7400多米的索道车和天下

第一梯

穿山而过，云里轻飘

无意间挤占了神仙的路

徒步进得山中

丢失了一份敬畏和虔诚

在大山的道具上

我做了一回小爬虫